

蔣復璁與圖書館事業（十）

蔣復璁口述
林淑蘭筆記

我力主將大陸文物運往台灣，這項抉擇是正確的，使得台灣的故宮博物院收藏多，列世界五大博物館之內。

回憶前塵，我這一生中為國家做很多事，是沒有什麼可誇耀的，但可以說的是我們國家文物都和我有密切的關係，不僅僅是圖書而已。在中共叛亂，徐蚌戰事吃緊，南京受到嚴重威脅時，我曾力主將大陸的文物運往台灣，沒想到這項抉擇是正確的，使得台灣的故宮博物院的收藏名列世界五大博物館之內，而善本圖書國內收藏的也多，我想共產黨是恨我的，許多寶貴的文化資產都被我拿到這兒來了。

寶貴文物運台來由

當時教育部政務次長是杭立武，他同時是代理中央博物院籌備處處主任，本來這個主任是李濟先生，但李先生辭職了，而由杭立武先生代理。我向他說這批文物最好是到台灣去，因為台灣在太平洋內，中共沒有海軍，不能飛渡，可以說是很安全的。我這個主張，杭立武先生非常贊同。他當時也是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的秘書，至於故宮的理事長則由當時的行政院長翁文灝兼任。

我和杭立武談完話後，就到朱家驊部長的

辦公室向他報告情形，同時談好了故宮博物院

、中央博物院、中央圖書館到台灣。於是，我到成賢街的中央研究院和當時任職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的傅斯年先生談上台灣的計劃，傅斯年說：「好的，你們上台灣，我們也上台灣。」那時中央研究院院長是朱家驊先生，而歷史語言研究所是中研院最大的所，朱家驊完全聽傅斯年的，所以傅斯年決定上台灣，朱家驊也就贊成了。

如此一來，這一連串遷運文物圖書到台灣，便成定局。我再向朱家驊先生報告時，他說：「好！上台灣。」同時告訴我：「你們先開個會，我向蔣總統報告。」於是朱先生馬上就請杭立武先生來，請他以故宮博物院理事兼秘書與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兼代主任的關係，和故宮博物院理事長翁文灝及中央博物院理事會理事長王雪艇先生商議，召開了兩個博物院的聯合理事會。朱家驊先生是兩院的常務理事，又是教育部部長，他參加了這次會，同時在會中指出，中央圖書館也參加遷到台灣。在會中決議了故宮、中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及中央圖書館聯合遷台，分四批遷運。

蔣總統說：「儘量搬！」

老實說，今天故宮博物院有這麼多文物可供展示，可以說全靠先蔣總統的一句話：「儘量搬！」怎麼說呢？當初決定搬運故宮及中央博物院的文物到台灣，本來預備只搬六百箱，後來却搬了三千八百多箱，比原來超出了很多很多。原本搬運的六百箱，是打算將民國廿五年我國在英國倫敦舉行的中國藝術展覽的一千零二十二件的古物裡，故宮佔了七百三十五件，裝成六百箱，這些完全是故宮的精品。所以朱家驊部長向總統報告的就是搬運這六百箱。

那時候，雲南、貴州、四川先後淪陷，時局相當緊張，蔣總統對故宮一向非常關心，而本來他很少會干涉文物的維護，但這次說話了。他說：「不要以六百箱為限，要儘量搬！」大概他認為此次到台灣並非十分短暫的時間。所以「儘量搬」這三個字的關係是很重要的，於是乎故宮博物院搬了二千九

百七十二箱、中央博物院搬了八百五十二箱到台灣，這兩個機構搬運了古物有三千八百廿四箱來台，而中央圖書館則搬了四百多箱。這些都是我一手經理的，所以除了我，誰也不夠清楚，我的一生與文物息息相關，而今天故宮博物院有這麼多文物可以展覽，幸好是當時蔣總統的一句話而搬了三千多箱，如果總統不指示，單靠六百多箱，今天絕不可能辦博物館，而且展出一、二次展覽就結束了。

故宮博物院的好處在於一是文物精美，二則為數量豐富。世界上沒有一個博物館所藏中國文物藝術品，比故宮博物館數量來得多和質量精美的，單是宋朝文物就有一千多件，明朝七千多件。好在當時有總統「儘量搬」的一句話，我們才有今日足以傲世的故宮博物院。

當時分四批搬運，第一批及第二批是我親自運送箱子上船的，其中中央圖書館的善本書中的精善本也已運出，我便乘了商船先到台灣，準備在台灣迎接第三批船來。當時時局吃緊，那知第三批因為我已離開南京，無人在碼頭照料，箱件運到後，碼頭搬運工人竟然要求加價，因為在場沒人負責不敢答應他們的要求，於是運到碼頭的箱件有中央圖書館數十箱、故宮及其他機構共數百箱不能搬運上船。而且當時在南京的許多機構以為第三批不能上船的東西，可以在第四批一起運至台灣，在沒有人敢加付碼頭工人漲價的要求下，這批文物便堆積在碼頭邊，誰知道當時的代總統李宗仁受了上海大公報及文匯報的影響，便派人到碼頭來，禁

止這些文物上船運出。所以，我在台灣等了好久都等不到第三批船，而此時政府已遷到廣州，我只好由台北到廣州。朱家驊先生本來要我由南京運書到廣東，在中山大學設立辦事處，但又被阻擾，我也無法將書運到廣東了，再到台灣就更不可能了。因此，到現在我仍覺得十分遺憾，便是當時運第三批箱件的時候，我不在碼頭親自押運，碼頭工人要求加價和文物保存比較，寧願答應他們的要求，而將文物運至台灣，想不到一錯失機會，便使得許多寶貴文物遺留在大陸，至今想起來，未嘗不是件憾事。

故宮博物院在大陸分為三個館即圖書館、古物館、文獻館，圖書館為收藏皇室的圖書，即宮裏頭存放的善本書，文獻則是故宮大批的檔案資料，古物館則為書畫和器物，搬運來台的便是大家所看重的古物，因為文獻帶來的比較少，所以我修改故宮組織為三處，即是圖書文獻處、書畫處、器物處。對於善本書我曾在抗戰勝利之後到上海搜購，並於民國五十四年將放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善本書，想法子運回台灣。因為我認為，國家圖書館有責任儲存國家的圖書。

爭取善本書自美要回

基於此，我努力爭取這批善本書回國。為什麼我國的善本書會淪落到美國呢？這要從民國廿年「九一八」事件談起，當時華北局勢動盪不安，政府因為想到儲存國家文物的安全起

見，而將圖書文物南遷。廿二年北平歷史博物館、故宮博物院所藏的精品相繼往南運搬。隔年北平圖書館也選擇了甲乙庫珍本六萬多冊，及敦煌寫經、明清輿圖、金石拓片和重要西洋典籍，運存在上海的租界倉庫，同時成立辦事處典藏保存。到抗戰爆發之後，上海淪陷，便將這些文物圖書想辦法運至南京。但此時歐戰也跟著發生，國際的局勢也很險惡，當時的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便與美國接洽，同時獲當時我國駐美大使胡適之博士的協助，將存放在上海的善本書取出了近三千種，二萬多冊，分裝成一百零二箱，在卅年秋天起，分為三批交給商輪運送到美國，寄存在美國國會圖書館。而美國國會圖書館答應以攝製的顯微膠捲作為酬答。

抗戰勝利後，北平圖書館原本想將這批善本書運回國門，可惜共產黨戰亂，國內局勢不安，也就作罷。政府遷台後首先我擔任了國立中央圖書館館長，曾到美國國會圖書館參觀，看到這批善本書擺在他們的善本書庫內，我感覺這是國寶，對我們來說是十分珍視的東西，而他們却將善本書放在地下書庫，似乎根本不很重視，所以我便想有朝一日，將這些珍貴的善本書能重歸祖國的懷抱。

民國五十四年二月，袁同禮館長在美國病逝。我想這是個大好機會，便向當時的教育部部長，即今日的原子能委員會主任委員閻振興建議，將這批善本書爭取回國，起先不是很受教育部的贊同，後來閻先生聽我說明此善本

圖書的珍貴，也就欣然同意，經教育部批准後，並轉請外交部，通過我駐美大使館及美國國務院，向國會圖書館商洽交還事宜，而很快的獲得國會圖書館的同意。

於是，在同年十月美國國會圖書館將寄存的善本書一百零二箱點交，中央圖書館編輯張東哲正派駐紐約照料中央圖書館參展的博覽

會圖書，於是奉派會同我駐美大使館及駐美文化參事處等單位代表簽收，並加封大使館的封條。這批善本書便聯同我國當時參加紐約博覽會的文物，由美國海軍部調派軍艦運送回台灣，在十一月抵達，由教育部將這批書交給中央圖書館代為保管，並打算等光復之後再歸回到大陸的北平圖書館。

老實說，如果再晚一點向美國交涉歸還這批圖書，美國對華政策已經變了，慢些年已與中共建交，我們想要回這批善本圖書便不是這麼容易了。所以，這批善本圖書是由我向美國國會圖書館要回來的。不然的話，再晚一點，這些書便會到了大陸去了。

一九五八年臺海危機 期間美國對華政策

林正義撰 定價六六二元

一九五八年中共以砲轟及魚雷艇封鎖金門。在危機期間，美國有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台海決議案可資依據，但在國內外壓力下，不得不採取某些彈性的外島政策。本書旨在探討美國在危機期間對台海安全問題解決方案的制訂過程和影響。

現代英語語言學要義

——語言科學引論

謝康基著
定價一二六元

扼要有系統地說明現代語言學的基本原理，就實際應用的層面，來認識語言學在現代生活與文化關係的重要性。對美國習語、語源、美語英語的異同等亦都有介紹。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卅七號
郵撥〇〇〇〇一六五一號
電話：三一五五三八